



三人行

艾米◎著



群言出版社  
Qinyan Press

1247.57

A363

# 三人行

艾米◎著

 群言出版社  
Qi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人行 / 艾米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56-011-6

I. 三… II. 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397 号

---

## 三人行

---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盛利君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http://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mailto: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主语工作室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011-6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

2002年的夏天,安洁飞到美国的A州B市,开始她在B大电脑系的博士生涯。

大家都不懂她为什么会走这样一步棋,因为大家都听说在2002年的美国,电脑专业已经不吃香了,而安洁在国内的工作不错,收入也算可观。再说电脑这种专业,如果不是想教书的话,实在用不着念什么硕士博士。念来念去,把年龄念大了,把工作机会都念给别人了,把新知识念成旧知识了,有了博士学位可能反而找不到工作了。

但安洁主意已定,不管别人多么惊讶,她坚定地要去美国读电脑——在2002年。

安洁像所有生活平淡的女孩一样,总在企盼发生点什么,哪怕是灾难、事故,也比波澜不惊的生活好。但她的生活恰好就是波澜不惊,活了二十五年了,既没遇到一个乔装平民的皇室后裔来追求她,也没遇到一个黑社会的大哥故意制造一个“英雄救美”的事件来结识她。

上大学的时候,她的老师不是女的就是已婚男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有心来个《窗外》的翻版都没有机会。参加工作之后,公司里的男同事和男上司倒不少,但一个个不是惨不忍睹,就是拖儿带女,干巴无味,叫人连插足的兴趣都生不出来。

完全是对国内的生活绝望了,她才想到出国,看换个环境能不能有个爱情奇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脑专业在美国不吃香了,反正她没怎么费功夫,又只念了本科,居然被录取到B大电脑系读博士,而且还拿到了研究生院颁发的奖学金,也算“因祸得福”吧!

支持她出国读博士的只有她姐姐和姐夫,两个人都是搞电脑的,都在美国。姐夫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美国比较早,现在已经是C州D大电脑系的副教授了。姐姐以前是学经贸英语的,到美国来读social work专业的硕士,在那阵狂转专业的风潮中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转了电脑专业,结果不仅拿到了硕士学位,找到了工作,还顺手俘虏了电脑系的一位华人老师,那就是她的姐夫。

安洁的姐姐说:“快到美国来吧,你来了,我就有伴了。这里华人少,大家也不怎么来往,好无聊。”

姐夫则说:“不要担心就业问题,B大不错,选个好导师,多出几篇

paper, 博士毕业后找个 faculty 的职位还是不难的。”

安洁的姐姐比她大五岁,但两个人关系很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第一次来例假,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两个乳房长大涨痛,第一次收到男生的求爱信,她都是最先告诉姐姐,然后才告诉妈妈的,有些事她最终也没告诉妈妈。她妈妈总是开玩笑说她们两姐妹一个是狼,一个是狈。

她跟姐姐之间的疏远是从姐姐带姐夫回国探亲开始的。也许不能算是疏远,只是突然一下拉开了距离,因为姐夫太出色了,姐姐太幸福了,幸福得让她觉得自己跟姐姐之间隔了两三个档次,再跟姐姐讲那些渴望爱情的少女梦,好像就有点对牛弹琴了一样。

有个很不错的姐夫实在是做老妹的一生中第二大不幸,而第一大不幸就是有个很不错的姐姐。还好,安洁跟她姐姐条件相当,不论是长相还是国内学历,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正因为如此,她就越发想不通,为什么她姐姐就能嫁给她那光彩照人的姐夫,而她到目前为止连有她姐夫一半光彩的人都没遇上呢?

这正是她决定出国的原因,她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她姐姐情场上的好运,是从去美国开始的,因为她姐姐是在美国认识她姐夫的。如果不是到美国留学,姐姐就不会认识她姐夫,恐怕也跟她一样,到现在还在“耍单边”。

她姐姐在国内也曾谈过男朋友的,但都是很早就被姐姐“喀嚓”掉了,姐姐总是对妹妹说:“不行啊,找不到感觉,真的不甘心一辈子就只能有这样的‘爱情’。”

只有一个候选人没被姐姐“喀嚓”掉,熬到了见准岳母的阶段。那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是姐姐供职的那家公司的老板,但也被她妈“喀嚓”掉了。

她妈不像一般的家长,在经济地位等方面对毛脚女婿横挑鼻子竖挑眼,那种挑法很容易激起女儿的抵触情绪,反而把女儿推到毛脚女婿怀里去了。妈妈对姐姐的对象很客气,但等他走了之后,妈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青年企业家看人的眼神不对头,眼珠梭来梭去,从来不肯在一个地方停留几秒钟。

妈妈说有这样眼神的人不老实,心思活泛,肯定是寻花问柳的主。今天在饭桌上,他那梭来梭去的眼睛就曾不止一次地盯在你妹妹的胸上。

姐姐听妈妈这样说,就私下跟妹妹商量:“我刚才没注意他的眼神,不知道妈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可不可以帮我考验一下那个家伙?”

“怎么考验?”

姐姐附在妹妹耳边如此这般地一说,妹妹犹疑地说:“这样不大好吧?如果他发现我俩设了计考验他,肯定会翻脸……”

姐姐不在乎地说:“翻脸就翻脸,如果他经不起考验,不翻脸我也不要他





了。如果他经得起考验，即便他翻了脸，我也有办法把他的脸翻回来。”

于是妹妹就按姐姐说的去“考验”那个青年企业家。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约他出去喝咖啡，喝着喝着就星眼迷蒙地暗示对他有好感，结果两人跳舞的时候青年企业家的手就不老实起来了。

结局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姐姐跟青年企业家吹了，青年企业家把姐姐炒了，但两姐妹好好庆贺了一番。姐姐说：“我们两个配合，所向无敌，管他是几级骗子，都经不起我们的照妖镜这么一照。以后就这样，我做你的照妖镜，你做我的照妖镜……”

后来她姐姐带着现在的姐夫回国探亲的时候，她妈妈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女婿，大概是姐夫的眼珠没有梭来梭去，也没有光顾妹妹的胸前，而是谁讲话就很认真很礼貌地看着谁，其他的时间就一直脉脉含情地看着姐姐。

总之，妈妈很满意，催着姐姐快把婚事办了。但姐姐推三阻四的，说回美国了再办。

姐姐私下跟妹妹商量，叫妹妹帮忙考验考验姐夫。

这次妹妹不肯了，因为她心里有种预感，这个姐夫不像上次那个青年企业家，对那个，她有至少八分的把握他肯定是经不起考验的。对这一个，她倒不是说有十分的把握他肯定经得起考验，而是她自己有点害怕，觉得不管姐夫经不经得起考验，她都没有好下场。如果姐夫冷冷地拒绝了，她固然应该为姐姐高兴，但她的脸往哪儿放？如果姐夫经不起考验，她又觉得怪可惜的，所以她坚决不肯帮姐姐这个忙了。

好在她姐姐也不在乎考验不考验了，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结婚了，只是怕妈妈因为她没事先征求家里的意见不高兴，才谎称尚未结婚的。

安洁记得那时播了姐姐一拳，威胁说：“好啊，你骗了妈妈，等我去告诉她……”

姐姐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你现在告诉妈妈，只能是让她不开心，你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

她没有告诉妈妈，但她很幸灾乐祸地看着妈妈把姐夫安排在客房里住，而让姐姐跟她住一间房。晚上姐姐溜出去跟姐夫聚会，完事了又溜回她的房间来睡觉。第二天，她老觉得姐夫的神态很尴尬。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尴尬的神态使她觉得姐夫特别可爱。

她的这个姐夫，让她的爱情美梦变得更难实现了，因为她总不能找个太差劲的男朋友吧？旗鼓相当的两姐妹，找的男朋友却相差那么远，那叫她怎么受得了？

很多人说，二十五岁是女孩爱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就像一个分水岭，把一个女孩隔在了情场的两边。二十五岁以前，是初放的花蕾，没有男朋

友是天真未凿,有男朋友是炙手可热。但一过二十五,情况就不同了,没有男朋友是产品滞销,有过男朋友是残花败柳。男人追求之前就难免打个问号:二十六了?还没结婚?还没男朋友?肯定是有原因的啦。

如果上述年龄段的划分有道理的话,安洁就正好处在二十五这个分水岭上。她好像特别敏感,特别心焦,总在盼望爱情到来。这样的心态使她对今天来机场接她的人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潜意识里在盼望发生一场“机场奇遇”。

今天来接机的是她同系的一个男生,叫聂宇,听名字是响当当的,看网上的照片也还不错。考虑到那照片像是系里为做网页统一照的毫无艺术感的大头像,那就应该说很不错了。

安洁在国内的时候,就听人讲过留学男生借机场接新生的机会追求女生的故事,据说是因为留学生里面男多女少,男留学生找女朋友不容易,所以每年来几个女新生,就成了男生们的追求对象。

她不知道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她身上,她知道自己是个很有虚荣心的人,喜欢看男生被电倒,虽然很多时候她并不想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那些被电倒的男生。

哪个女孩不想电倒几个男生呢?电倒一群,嫁给一个,是很多女孩的梦想。即便是已经嫁了的,如果能电倒几个,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如果说一个女人完全不想电倒男人,安洁是有点不相信的。可能那些结了婚的女人工作太忙,家务太忙,没时间去想这些事,也可能安分守己的女人不会刻意电倒丈夫以外的男人,但是如果有男人自动被你电倒了,难道你会不高兴?

当安洁在领取行李的地方看见了聂宇时,忍不住在心里叫道:噢,我的机场奇遇!

## 2

如果不是聂宇举着一张写有“接E市来的安洁”字样的白纸,安洁绝对不会想到那就是聂宇。名字叫“聂宇”,人却那么矮,几乎只有她高,怎么能叫“聂宇”呢?叫个“聂平”还差不多。当然聂宇可能不止她那么高,但她对那些她不用仰着脸看的人都是一个感觉,好像别人都只有她那么高一样。

她一直觉得从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推测出一个人的长相、身材,甚至人品。像毛泽东,一听就知道有润泽东方世界的雄心,听说毛泽东至少有一米八。

她姐夫叫梁超,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象出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形象来。后来姐姐带着姐夫回国探亲,姐夫果然不负她望,跟她的想象八九不离





十。她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所以她有点想当然地认为聂宇会是个高大威猛的男生，哪里知道……

她对男人的外在美很有一些成见，总觉得最完美的是像她姐夫那样，身材帅，脸也帅。但如果这二者必居其一的话，那她宁愿要身材。试想一下，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即便长相不那么出色，但穿几套好衣服，走出去也能镇住一大片。而一个五官端正的矮个子，除了照头像，还有什么机会显得仪表堂堂？

安洁知道“机场奇遇”这出戏就算唱完了，她有点失落，但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不是要在美国待好几年吗？谁知道会遇上多少人？一个小小的挫折，不必介意。她热情地走上前去，对举着牌子的聂宇说：“我就是安洁，你是来接我的吧？谢谢你了。”

聂宇的反应令她有点开心，因为他似乎被她电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才说：“啊？你就是安洁？那……你放在网上的照片太……虚伪了……我是说太谦虚了……”

她掩饰着心里的得意，也不想透露自己查看过他的网页，就开玩笑说：“哪里有你们这些不放照片在网上的人虚伪？”

“我们虚伪不都是为了观众吗？如果我们放照片在网上，吓死人了谁抵命？”

她有点喜欢他的这点幽默，有胆量自嘲的人，应该不难相处。她顺便打量了他一眼，觉得他的五官还挺不错的，网页上的照片基本没美化他，只不过他的头像给人的感觉是他应该很高。不是说正常比例的成年人，其身高应该是头长的七倍吗？聂宇可能没按这个比例长，所以看他的头像给她一种错觉，觉得他至少应该有一米七五。

聂宇虽然个子小，但礼数倒不小，坚持不要她搬行李，自己磕磕绊绊地把她的两个箱子搬到汽车后厢里去了。她感激之余，又给自己不喜欢矮个子男生找到了一个借口：男生个子小了，还不光是个审美问题，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大问题：以后怎么胜任家里的重活？还有，怎么抱着新娘子照相？

她姐姐的结婚照有好几张都是身高一米八的姐夫轻松地横抱着白衣新娘，给人的感觉是姐姐身轻如燕，就如天使一般。那个镜头真是美极了，她最喜欢的就是那几张照片，经常拿出来看，百看不厌，边看边想象自己结婚的情景。她对自己许诺说：一定要让我的“他”抱着我照几张。

她记得有一天，她又把那些照片拿出来看，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她穿着新娘的白色及地长裙，手里捧着一束花，走在照片上的那种绿草地上，她的那个“他”从后面走过来，轻轻抱起了她。

她感到浑身发软，幸福得无以复加，心里念叨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她在梦里还记着自己许下的诺，于是对“他”说：“快让摄影师为我们照相！”

“他”说：“慌什么？等我吻够了再叫摄影师。”

“你能抱那么久？”

“我抱你一辈子都没问题。”

她陶醉在“他”的亲吻之中，突然发现“他”就是姐夫，她很惊慌，想挣脱：“你干什么呀？快放下，这是我姐姐设下的美人计，是为了考验你的，你千万不要上当！”

但姐夫不肯放下，在她耳边说：“我知道你也爱我，我早看出来……”

她呵斥道：“我爱你是我的自由，忠于我姐姐是你的责任，你对不起我姐姐……”

“是你姐姐叫我娶你的……”

她好像被姐夫说服了，又好像法律是允许娶两个妻子的，好像是新婚民法，说如果是两姐妹，就可以嫁给同一个人，只要彼此没意见就行。她有点迷惑，新中国怎么会允许一夫多妻？这不是回到她爷爷那个年代去了吗？

那个梦把她吓醒了，不知自己怎么会做那样的梦，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她觉得自己白天没想过那种事啊，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居然还扯到什么新婚民法上去了，简直是荒唐，跟自己的姐姐共一个丈夫……那不是……乱伦吗？

她后来就不敢把那些照片老拿出来看了，总觉得心术不正。更令她害怕的是，她发现自己跟姐姐通电话的时候，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听到有关姐夫的消息，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她也听得很上心。有时姐夫在电话附近说话，被她听见了，她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她就尽量避免跟姐姐通电话。这次到美国留学，她姐姐姐夫都叫她申请姐夫任教的D大，但她说想到B大去，因为那里有个教授的研究项目她很感兴趣。她专门找了个D大电脑系没有的研究方向，说服了姐姐姐夫，终于避开D大，来到了B大。

不过自从看了姐姐的结婚照之后，她就在自己的择偶条件中又加了一条：要能轻轻松松地抱起她才行，不然的话，今生都别想照姐姐姐夫那样美丽温馨的照片了。

她看了聂宇一眼，想象他穿着姐夫那样的西服，打横抱起她的情景，差点儿笑出声来，他肯定是龇牙咧嘴抱不动的那种。她觉得自己这样想有点无聊，不过她安慰自己说，瞎想想嘛，又不犯法，也不会说出来伤害他，怕什么？

聂宇的车有点老，两人坐进去后，打了好一会儿才打着。不过一旦发动了，开起来还是很平稳的。





聂宇边开车边跟安洁聊天，虽然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会跟女孩子打交道的，不像有的男生，跟女生单独在一起，就手足无措，连话都不会说了。也不像有的男生，在女生面前天南地北，滔滔不绝，要么是过分卖弄，要么就是话都说得不得体，搞得人不痛快。

她觉得聂宇是那样一类男生，你永远都不会爱上他们，但你永远都不会觉得他们讨厌。如果选他们做丈夫，他们会是好丈夫，关心你，照顾你，生怕你跑掉。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拿不出手”，或曰“带不出去”，因为别人会在你耳边嘀咕，说他配不上你，别人也会替你惋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别人还会帮你物色更好的人选。总之，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没有人说三道四，跟聂宇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应该是没问题的。

车开到半路，他们进了一家东方店去买一些东西，出来之后，聂宇看见车灯没关，懊恼地说：“糟了，刚才忘了关车灯，这下可能要发动不起来了。”

果不其然，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聂宇说大概是电池里的电跑光了，得找个人来帮忙 jump start 一下。聂宇跑去跟几个刚从店里出来的顾客商量，大概是在问他们能不能帮忙，但那几个人都摇头。

聂宇跑回到安洁身边，大力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忘了关车灯了，怎么搞的，我还从来没犯过这种错误呢。”

她担心地问：“那现在怎么办？还有多远？”

“远是不远了，不过也不能走回去，得找个人帮忙把车发动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有 jump start 的工具就行……”

安洁安慰他，叫他别着急，但她在心里感叹，看来女孩子爱找有钱人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聂宇开的是辆新车，就不会落到这个尴尬的境地了。

聂宇说：“等我进店里去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忙，刚才我好像看见我们系的 Dr. Kang 在里面买东西，我躲着没打招呼，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他了。”

聂宇说完就跑进店里去了。安洁好奇地想，既然是 doctor，应该是系里的老师了，我看过系里老师的网页，怎么不记得有个姓康的老师？

过了一会儿，聂宇跟一个男人一起出来了，远远看去，那人非常像她姐夫。她使劲眨巴眨巴眼睛，生怕是自己鬼迷心窍，想入非非，看花了眼。夜色之中，她看不清那人的脸，但那身材真是像极了，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 T 恤，下面好像是一条牛仔裤，都是她姐夫爱穿的行头。

她觉得心跳加快，紧张地看着那两个人向她走来。

两个人走到她跟前了，她看出那不是她姐夫，偷偷舒了一口气。聂宇向她介绍说：“这是 Dr. Kang，我们系的老师。”然后对 Dr. Kang 说：“这是安洁，今年的新生，刚从机场接来的。”

Dr. Kang 对她扬了扬右手，简单地说：“Hi！”

她一慌，忘了该怎么回答了，也机械地说：“Hi！”

Dr. Kang 四面打量了一下，说：“我去把车开过来。”然后就往店子的左边走去了。

聂宇说：“幸好 Dr. Kang 有工具。只要车发动起来了，开回去就没问题了。”

她问：“我怎么没看见系里有个 Dr. Kang？”

“噢，其实是 Dr. Cang，不过老美不知道，都是叫他 Dr. Kang，叫习惯了，所以我们都跟着叫 Dr. Kang，老康。”

“他就是那个 Cang Jing？我看到过他的网页……”她想他的名字可能是“苍劲”。姓了这个“Cang”，她还真的想不出比“苍劲”更好的名字了，总不能叫“苍蝇”吧？

Dr. Cang 已经把车开来了，在聂宇的车对面停下，两个人把各自的车前盖打开，支了起来，然后 Dr. Cang 就从后车厢里拿出一根长管子一样的东西，一头带着个钳子，他把那个钳子夹在了两人车头的什么地方，跑回自己的车里，鼓捣了一阵，聂宇的车就发动起来了。

Dr. Cang 收好工具，聂宇赶快送上几张擦手纸，连声感谢。Dr. Cang 边擦手边说：“我还要进去买点东西，你们走好。”

### 3

安洁看着 Dr. Cang 离去的背影，又差点儿把他当成姐夫了，因为两人都爱一边走一边用手轻轻抛着钥匙串。虽然五官没怎么看清楚，但身材背影什么的，简直像极了。

聂宇已经坐进车里去了，见她还站在车外发愣，就轻轻按了一下汽车喇叭。她一惊，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连忙坐进车里，对聂宇解释说：“这个 Dr. Cang 长得好像我姐夫，刚才差点儿认错了……”

“可能是你姐夫的哥哥……或者弟弟吧？”

“不可能，我姐夫是独子，根本没兄弟。他父母也是独子，所以连堂兄弟、表兄弟都没有。”

“那你姐夫是两代单传的独子呢，一定宝贝得不得了。你姐夫在美国？”

“嗯，我姐姐姐夫都在美国，他们在 C 州 D 大，我姐夫是电脑系的副教授……”

“噢？那你怎么不去 D 大……”





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扯到一边去:“这个 Dr. Cang 是教什么的?”

“他教好几门课,都是跟理论沾边的东西,这学期他好像是教 algorithm 吧。不过我劝你别修那课,我以前修过的,挺难的。”

她估计 algorithm 就是算法,她试探着问:“算法应该没什么编程的作业吧?”

“嗯,没有多少编程的作业,但解题的作业也不少,又因为是跟 under 一起上,所以还有两次期中考试,一次期末考试,整死人。”

“我听说一学期最好不要修太多门需要编程的课,不然会有做不完的程序。最好是选两门有编程作业的课,再选两门不用编程的课……”

聂宇说:“那倒也是……”

过了一会儿,聂宇突然说:“Dr. Cang 的夫人比他还厉害,是 F 大的 faculty……”

她直觉聂宇突然提起 Dr. Cang 的夫人是有点什么用意的,不过她这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Dr. Cang 和他夫人身上,没空去细想聂宇到底是什么用意。她知道 F 大很不错,但在离 A 州很远的 G 州,便问道:“他夫人学什么的,能进 F 大这样的学校?而且两夫妻怎么隔这么远?”

“他夫人也是学电脑的,都是 H 大毕业的,但是他夫人的导师比较有名气,研究的项目也比较热门,所以进的学校比他好。他夫人肯定不愿意调到我们的 A 州来,我估计 Dr. Cang 在那边也没找到接收的学校,所以就这么两地分着。”

她想起她姐姐总是在姐夫工作的城市找工作的,有段时间没在 D 大附近找到工作,姐姐宁可待在家里赋闲,也不愿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她说:“我听我姐姐说美国不兴牛郎织女的,要么想办法弄到一起,要么就分手了。”

“现代交通这么发达,还有什么牛郎织女?从 A 州到 G 州,坐飞机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周末就可以飞个来回。我们系星期五都没课的,Dr. Cang 他经常飞来飞去,名副其实的太空人。再说 faculty 有寒暑假,每隔几年还有学术假,哪里用得着做牛郎织女?”

她现在想起为什么查看 B 大电脑系网页的时候没怎么留意到 Dr. Cang 了,因为他的网页上没什么东西,既没照片,也没个人介绍,只简单介绍了他的研究方向,然后有个 note,说 Dr. Cang 目前 on leave。很可能他那时在修学术假,去了他夫人那边,那个网页大概是系里弄的模板,谁都有一页。

不知道为什么,安洁听了 Dr. Cang 幸福的牛郎织女生活,心里有点失落。其实不用聂宇说也应该想到 Dr. Cang 是名草有主的了。他在美国读了博士,又熬到了副教授的职位,没有四十岁,也总该有三十好几了吧?一个三十大几的博士加副教授,人长得又挺不错的,怎么可能还没主呢?

可能这就是“丈夫是别人的好”的原因，因为出色的男人早就被别人抢跑了，剩下的都是不出色的。

当车开到她的住处的时候，她按室友崔灵在电邮里给的指示，在那个很高的窗台上摸到了开门的钥匙。这房子是安洁自己在 B 大中国学生的 BBS 上找好的，价钱有点贵，但是个两室一厅，两个人住，她就不用住客厅。她姐姐一再嘱咐她用钱别太省了，最好别住客厅，住客厅一点 privacy 都没有，所以她选了崔灵的房子。

崔灵说她在附近的 J 市有住处，每星期只在这里住两到三个晚上，剩下的时间这个 apt 就完全是安洁的。

聂宇听说后，很羡慕地说：“你运气真好，这房子等于是你一个人在住，我们以后可以到你这里来开 party。”

“你们经常开 party 吗？”

“开玩笑的，学电脑的，哪里有时间开 party？写不完的程序，等开了学你就知道了……”

聂宇热心地教安洁怎么用电炉，又煮了快餐面两个人吃，还炒了一个番茄鸡蛋，手艺好像还不错。

正吃着，安洁的姐姐打电话过来了，说打了好几回了，正在担心呢。两姐妹聊了几句，姐姐说打算这个周末跟姐夫一人开一辆车过来看她，顺便就把那辆五成新的车留在这里给她用。

安洁赶快推脱：“不用了，不用了，我不会开车，你把车留给我也没用。”

“在美国没车怎么行？不会开车没什么，等我们过来了可以教你，你姐夫教书有一套，你这么聪明，跟他学一个周末的车，肯定会开了。”

“你们不用跑那么远过来看我了，等以后再说吧……”

姐姐不由分说地一锤定音：“说好了，我们周末过来。你还缺什么？告诉我，我给你带过来。”

“我什么都不缺。”

“就缺个男朋友？”

她见姐姐还是那么爱开玩笑，也随口说：“缺又怎么样？难道你也能从 C 州带一个过来？”

“嗨，你还别说，我现在正专攻做媒，已经凑拢了好几对了。C 州这边‘人才挤挤’啊，你只要告诉我你要什么样的，我保证能按要求给你带一个过来。”

她哼哈了几声没有正面作答。她渴望的是奇遇式的爱情，再不济也要是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她自认还没沦落到要人帮忙介绍的地步。

她姐姐又嘻嘻哈哈地说：“我帮你找个你姐夫这样的，行不行？不丢你的人吧？”





她吃了一惊，连忙搪塞说：“他那样的这边多着呢，哪里用得着你从C州长途贩运过来？”

等安洁放下电话，聂宇说：“出国这事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像你姐姐姐夫他们那一拨的，都混得不错。再早点也不行，电脑还没热起来；再晚点也不行，电脑已经热过了。像我们这一拨的，还不知道毕业时就业情况怎么样。你打算读完博士干什么？”

“我还没想那么远，先读出来再说吧。”

“等读出来再想就太晚了。以前我们系人真多，那些F2都到我们系来读硕士，这两年他们都不来了，都去读统计或者会计去了，还有些去读MBA了。转专业其实不难，难的是拿奖学金。但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没奖学金哪里活得出来？你姐姐姐夫都在美国，如果你要转专业的话，他们肯定能负担你的学费，最多也就第一学年的，后面你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了……”

她觉得好笑，还没上一天的课，就已经在谈转专业的事了。其实在她心目中，专业也好，就业也好，都是次要问题，她此行的目的根本不是来学知识的，也不是来挣学历的，甚至没想过一定要在美国待下去。她想的，只是换个环境，认识新的朋友，遭遇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如果过段时间发现在美国也没有爱情奇遇，她说不定就转欧洲去了。

她听说过这么一个顺口溜：“高雅的英国人，浪漫的法国人，豪爽的意大利人，热情的西班牙人。”其实她对欧洲更向往，只是因为姐姐的榜样，才先到美国来。在她的印象中，美国人有点散漫，不修边幅，好冒险，爱吃垃圾食品，所以很多人都长得很肥。不过她也没给自己把门关死，如果跟美国人产生爱情了，照嫁不误。

总的来说，国籍不重要，职业不重要，外貌重要，人品重要，爱情最重要。

她说：“我还没想过转专业的事，先混几天再说吧。”

接下来的几天，聂宇带她到各处去办手续。每天从外面回来，聂宇就理所当然地回到她这边，两个人一起做饭一起吃。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需要用车，需要一个人带着这里跑那里跑，崔灵又连着几天都没露面，如果聂宇不来，安洁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怪孤寂的。

这使她对聂宇充满了感激，从而认识到留学男生追新生实乃英明之举。一旦新生变成老生，熟悉了周围的环境，买了车，想上哪可以上哪，再也不用求人出车、求人带路了，那时再来追，就很难打动那些女生了。

虽然聂宇没有特意带她去认识其他人，但她还是见识了不少中国学生，因为中国学生大致都住在她那一块，离学校比较近，房租比较便宜。再加上她跟聂宇出去办事，也碰见了不少中国学生。几天下来，已经看见过不下几十个中国男生了，但再没有碰见一个能跟她姐夫媲美的。

那几天的生活也挺平静的，没什么社交活动，好像比在中国时的社交机会还少。

她开始感到失望了。

## 4

安洁知道这个周末不会寂寞了，因为姐姐姐夫要过来。姐姐是个热闹人，虽然名字叫安静，但其实一点也不安静，好说好动。有姐姐的地方，一般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安洁觉得姐姐应该在商界混，那样才能发挥姐姐的口才，像现在这样待在 D 大的 IT 部门，一天八小时对着电脑，埋没了姐姐的天分，搞不好会把姐姐憋出病来。

知道姐夫周末会过来，安洁的心情很矛盾。她很想见到姐夫，但她又很怕见到姐夫。她又想起她的那个梦，想起梦中的新婚姻法，她突然想：如果婚姻法真的改成那样了，我会不会嫁给姐夫？

一般来讲，她是无法容忍跟人分享一个男人的爱情的，不管这个男人有多好，不管这个男人有多爱她，一旦发现他也爱着别人，甚至只是爱过别人，她就会坚决退出。但是如果这个“别人”是姐姐呢？是不是就有所不同了？

她想起她爷爷是娶了两姐妹的，是她爸爸那边的爷爷，就是爸爸的爸爸。据说爷爷先娶了一个太太，但是那个太太不能生育，而爷爷是独子，安家怕断了香火，就逼着爷爷把那个太太休掉另娶。爷爷是开明知识分子，又很爱那个太太，不肯休掉，家里人就大力张罗给爷爷娶二房。

爷爷的太太当然不愿意丈夫娶二房，但又担心断了爷爷家的香火，会被休掉，落个更凄惨的下场，于是就说服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爷爷。姐妹俩都是如花似玉，知书识礼，虽然嫁给了同一个人，但姐妹关系仍然很好，所以爷爷家没像一般娶二房的家庭那样闹得鸡飞狗跳的。

听说爷爷经常得意地说：“想我安某何德何能，居然能娶得一对娇艳欲滴的姐妹花。”

但这对姐妹花好像子嗣都不旺，妹妹也是嫁后好几年没见有喜，搞得爷爷家又开始谈论娶新妇的事。正在那当口，妹妹怀孕了，为安家生了一个儿子，解决了安家的香火问题，也一劳永逸地为爷爷的再娶划上了句号。

那个儿子就是安洁的爸爸。不知道爷爷是生来就体质不好，还是两朵娇艳的姐妹花让爷爷放纵情欲，反正爷爷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很快就撒手而去了。





爷爷去世之后，就是两个奶奶抚养安家唯一的后代。两个女人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全靠一点家产过活，但两个女人都没改嫁，一直守在一起，卖田卖地，养活安家的“香火”。到全国解放的时候，安家的田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所以幸运地没划成地主富农，但是爷爷有两个太太这个事实，却使安家的“香火”日子很不好过，总被当成“反动阶级腐朽糜烂生活”的证据，一直不受组织青睐，郁郁不得志。

安洁的爸爸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年龄很大了也没解决婚姻问题，只好解嘲地说：谁叫我爸一个人娶两房媳妇呢？不知是霸占了谁的名额，现在轮到我来打光棍还账了。

安洁的妈妈是爸爸的学生，爱上了这个穷而儒雅的安老师，不顾家庭反对跟爸爸结了婚，生下了姐姐安静，按当地的习惯，起了个小名叫“小妹”。哪知五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安洁，这回不能叫“小妹”了，也不能叫“小弟”，于是就叫她“小妹小”，意思是比“小妹”还小的孩子。

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叫她姐姐“小妹”，但她却不那样叫，因为那样叫好像很容易产生误会，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姐姐是她妹妹，所以她总是对姐姐直呼其名，后来这个习惯又沿用到姐夫身上，她直接就叫他“梁超”。

姐姐姐夫来之前的那个星期五下午，安洁到系里去参加迎新会。她跟聂宇一起坐校车到系里去，但一到开会的地点，她就跟聂宇分开了，倒不是她在打什么小算盘，而是系里要求新生都坐在第一排。

迎新会是在一个阶梯教室里开的，一进门，系秘书就发给每个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些介绍系里情况的资料，还有一张纸上印着今天会议的agenda。安洁看了一下，有系主任讲话，coordinator讲话，各位教授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等。倒数第二条吓了她一跳：新生作自我介绍。

安洁一见要作自我介绍就有点慌，怕自己的英语说得不好会丢人，她知道自己口语和听力不大好，考托福的时候，丢的分都丢在听力上。她这次出来，最担心的就是听不懂，不会说，哪知道第一天就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作自我介绍，要是今天丢了人，哪天才能捡回来？

她马上打起腹稿来，用英语默念着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哪个学校毕业的，是来读什么学位的，想做哪方面的研究等等。她只顾想她的自我介绍，几乎没心思听那些教授们的发言。突然之间，她听见了 Dr. Cang 的名字。

她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机会到处张望，后来又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完全没注意到 Dr. Cang 是坐在哪里的。现在他走到前面讲台上讲话，她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他的确很高，至少有她姐夫那么高，头发理得有点短，穿得很随便，还是一件 T 恤衫，不过是黑色的，讲台上有个桌子，挡住了他的下半身，



但是从露出的部分来看，他仍然穿着牛仔裤。

她注意到他没戴眼镜，这令她很惊讶，读了这么多年书，用了这么多年电脑，居然没把眼睛搞近视？还有一点令她惊讶的，就是他的上嘴唇很薄，比下嘴唇薄很多，这使他的嘴看上去跟别人不一样。可能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一点，因为他上唇留了胡子，好像是存心遮盖太薄的上嘴唇一样。他的两腮和下巴都有点青，看样子是络腮胡子，很用心地刮掉了。

她听他在上面讲话，心里满是景仰之情，他的英语怎么说得那么流利啊？简直跟美国人没什么区别，还可以不时幽默两句，逗得听众哈哈大笑。

她听出 Dr. Cang 是在介绍他的研究方向，有点像是在招兵买马，说他手里有 grant，可以提供两个 RA 的位置，如果谁对他的研究感兴趣，愿意跟他做研究的话，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谈，他的办公室在一楼，102 号房间。然后不知他说了什么幽默的话，就听下面的听众又笑了起来。

她感到一阵心慌，怎么他们都听懂了，就她没听懂呢？她简直太佩服 Dr. Cang 了：同样是中国人，他就能把英语说得这么流利，这么地道，而我呢？连听都听不懂。

她盯着 Dr. Cang，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潇洒，耸肩、抿嘴、微笑，两手的拇指插在裤子口袋里，说话的时候环视听众，照顾得很周到，简直可以说有点领袖风度了。她想，如果哪天我也能达到他这个程度了，那我真的是睡着了都要笑醒了。

现在她完全被 Dr. Cang 征服了，觉得自己需得仰视他才行，对他的敬佩之情真的是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老师们介绍完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方向之后，就轮到新生自我介绍了。幸运的是，安洁坐在最左边，而自我介绍是从最右边开始的，她有点机会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然后再修改她自己的演讲稿。

新生一个一个站起来，不用到前台去，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转个身，向着坐在后几排的师生介绍自己。她发现新生里面大多数是印度人，说的都是一种很特别的英语，唧唧呱呱很流利，但很难懂，而且一个个都是浓眉大眼，皮肤很黑，但那种黑跟美国黑人的黑又有点不一样。她不知道是哪点不一样，反正一看就知道不是黑人而是印度人。

轮到她自我介绍的时候，她有点慌乱地站了起来，很紧张地说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等她说了 Thank you 之后，大家像对每个发言人一样，鼓了一阵掌。她很窘，正要坐下去，突然看见 Dr. Cang 也在微笑着鼓掌。她跟他的视线相遇的那一刻，他竖起拇指，抿着嘴向她微笑了一下。

她的心很快地跳着，猛地坐了下去，冥思苦想道：不知道他竖起拇指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英语说得不错？还是表示认出了我就是那晚麻烦他修

